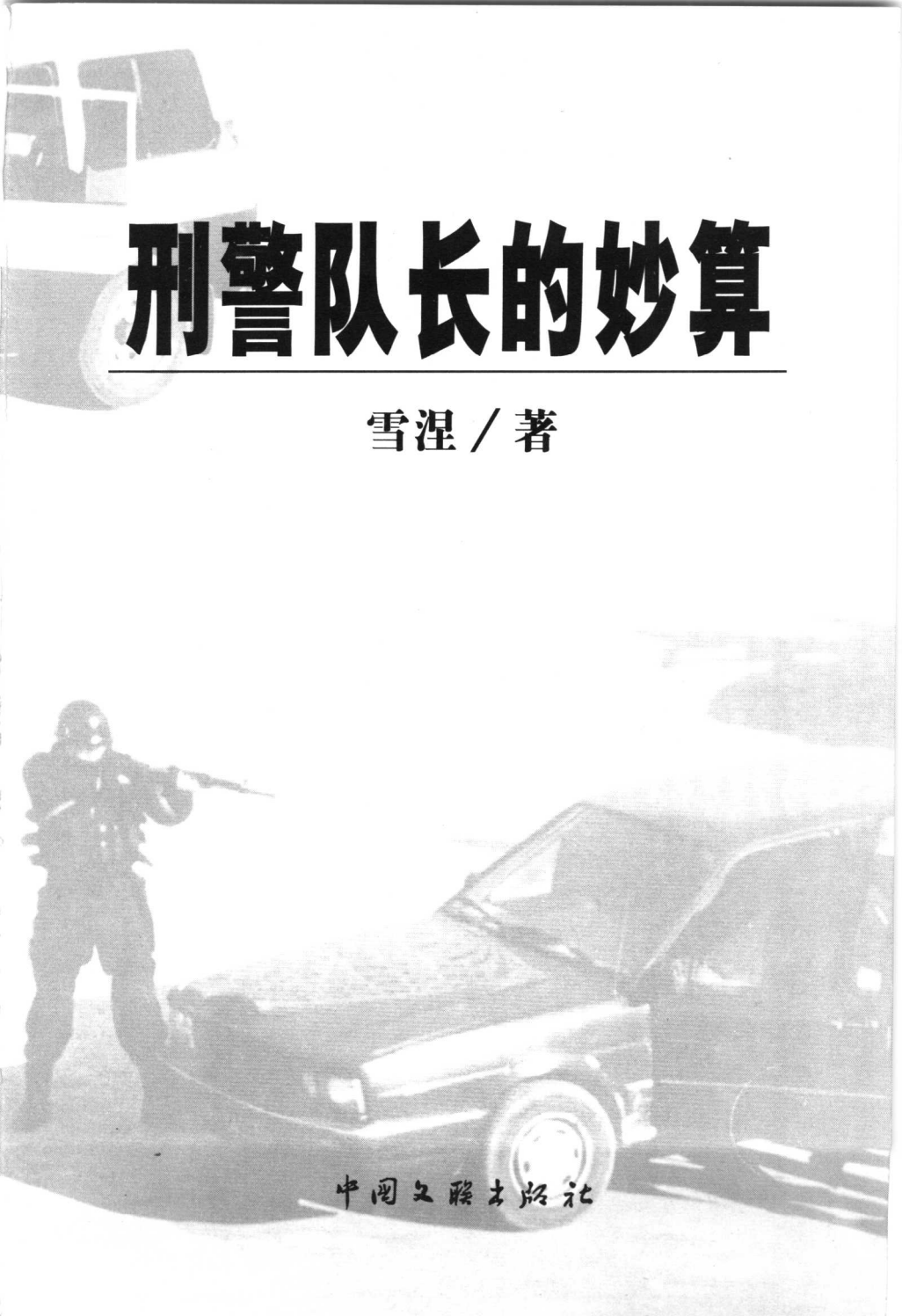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刑警队长 的 妙算

雪涅 /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# 刑警队长的妙算

雪涅 /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刑警队长的妙算/雪涅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4. 1

ISBN 7-5059-4486-X

I. 刑… II. 雪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4349 号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| 刑警队长的妙算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| 雪 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  |
| 地 址  |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        |
| 经 销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阮增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印制 | 耶尔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中国文联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50 × 1168 1/32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142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6.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插 页  | 2 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   |
| 印 数  | 1-8000 册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7-5059-4486-X/I · 3496 |
| 定 价  | 12.8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|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#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 | 海滨约会      | ( 1 )   |
| 第二章  | 是殉情，还是谋杀？ | ( 14 )  |
| 第三章  | 记者插上一杠子   | ( 24 )  |
| 第四章  | 秦书茵之死     | ( 37 )  |
| 第五章  | 爱是一笔糊涂账   | ( 47 )  |
| 第六章  | 舅舅是个小财主   | ( 65 )  |
| 第七章  | 海边探访      | ( 75 )  |
| 第八章  | 刘家骏失踪了    | ( 84 )  |
| 第九章  | 芸香阁聚会     | ( 92 )  |
| 第十章  | 又出一条人命    | ( 107 ) |
| 第十一章 | 爱情是道可口的菜  | ( 116 ) |
| 第十二章 | 吴潮写小说去了   | ( 123 ) |
| 第十三章 | 不相称的婚姻    | ( 129 ) |
| 第十四章 | 处女岭山庄     | ( 139 ) |
| 第十五章 | 捉奸捉双      | ( 149 ) |
| 第十六章 | 搜山        | ( 161 ) |
| 第十七章 | 苏捷被停职     | ( 166 ) |
| 第十八章 | 峰回路转      | ( 174 ) |
| 第十九章 | 大结局       | ( 182 ) |

## 第一章 海滨约会

### (1)

他和她又约会了。

每到夜晚，这个城市各个僻静或不僻静的角落，都摩肩接踵地充斥着成千上万热恋的情侣。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涌向各自的爱情角，没羞没臊地拥抱、接吻，嘴唇摩擦出哧哧溜溜的声响，可与这个城市白天的喧闹声相媲美。

他和她约会从未这样如火如荼地亲热过，双方一直都表现得很克制。也难怪，因为这仅是他们“交朋友”以来的第三次约会。前两次都是她约他，这回该他主动约她了。

他是下班以后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撞上街口那座漂亮的电话亭闲着没有人打电话时，才想给她打电话约她的。

“喂，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是苏捷。”

她一听他的声音，就跟他突然挠了她痒痒窝似的，咯咯地笑起来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高兴呗，”她毫不掩饰，“你怎么舍得约我了？”

他不禁有些得意，“事不过三嘛。”

“去什么地方见？”

“老地方。”约会总是老地方好。

“那么暗号呢？”她故意逗他。

“什么暗号？”

“你这么惜字如金，就不能跟我多说几句话吗？”想得出，她一准噘着漂亮的小嘴，那嘴红润润，最适于跟恋爱中的男人接吻。

“好，你听着，”他中气十足地说，“本市东城区翡翠湾海滨公园南约一百米，紧靠那座《走，看海去》雕像不远的长椅，咱们就在那儿见面，这回你听明白了吧！”

“几点见？”

“下午三点。”

“干吗这么晚呀！”她相见恨晚。

“你说几点？”

“是你约我，应该你说。”

“那就两点半。”

“不，两点。”

“好吧。”他妥协了。男人总该讨女人喜欢才对。

说实话，他并不讨厌她，她叫吴琼娜，一个很洋气的名字，一张圆圆的娃娃脸，大眼睛、高鼻梁、小嘴唇，身材苗条秀颀。另外，她还有一头可与金发碧眼的外国小姐媲美的栗色柔发。当然不是染的，那个时代的女孩子还不流行染发，不像现如今满街的黄毛狗。

起初，苏捷对吴琼娜说不上十分喜欢，也说不上不喜欢。但漂亮的姑娘总不至于使男人们厌烦。琼娜性格外向，爱说爱笑爱动，有时疯癫起来还张牙舞爪的。有位名人说，心灵开朗的人，面孔也是开朗的。苏捷喜欢的就是琼娜这种袒露无遗的性格，她就像一汪碧泉，清澈见底。

按照研究心理学的人的说法，苏捷是属于那种少血质的人，沉稳含蓄，持重老练，不喜欢妖冶的色彩和缠绵的情调。但他仍愿跟与他性格成反比的姑娘交往，那会使他心理和性格

中过于沉稳的因素得到一些调和、一些平衡，使自身性格增添些许活跃因子。

这或许是他自私的一面。

他的沉稳，与他从事的严肃职业有关。他是这个城市刑警队里一位呱呱叫的刑警，是个让局领导觉得拿得起放得下的角色。因而，前不久他顺理成章地被提升为刑警队长。队里伙计们欢呼雀跃，挤对他请客，当时在座的一位局政教处的干事酒酣耳热之后，悄悄向他透露：他被提升为队长，主要是因为他性格沉稳，才得到上峰的青睐。

听到此话，他真苦笑不得。

不过，他的业务能力在局里是有目共睹的。队里新老刑警对他都没说的，人人都很尊重他，甘愿在他麾下听他呼风唤雨。这恐怕不单单因为他性格沉稳吧。固然，对一个端刑侦饭碗的人来说，沉稳是必不可少的。

然而，对于爱情呢？

他对爱情也表现得极为沉稳。从他和吴琼娜认识到现在，他们的关系就一直沉缓而平稳地发展，如一条缺乏激情波澜的河流，潺潺淙淙地流淌，没有丝毫的急湍与喧哗，几乎连一点大的涟漪也没有。

他和她认识是在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，也是男人和女人的情欲都蠢蠢欲动的季节。

那时，他发表的一首题为《你们，头顶着国徽》——顺便说一句，苏捷平素大把的业余时间都用在捣鼓那些抒情诗上，他们是戴大盖帽行列中难得的一个业余诗人——被市电台看中，也不言语一声，更不提稿费什么的，就在台里每周一次的文艺欣赏节目里搞了配乐诗朗诵，那年代电视机不像现在这么普及，广播受众芸芸众生，如过江之鲫。喜欢诗歌的人更多如

## 刑警队长的妙算

牛毛，说随便朝厕所里丢一块砖，就能砸着一个诗人。

如此，苏捷不久就收到市话剧团寄来的录音磁带，还有一封简短的来信，这时他才知道有那么回事。那信笺上似乎还洒了花露水，有一股扑鼻的香味：

苏捷同志：

寄上由你的诗作配乐朗诵的录音磁带。你的诗写得很好，然而我的朗诵恐怕难使你满意，希望你能多提宝贵意见。

吴琼娜

信写得一本正经，看不出有别的什么浪漫企图。苏捷把录音放了两遍，侧耳细听，他的心随着录音机里女人抑扬顿挫的声音，忽悠悠地乱跳。一首拙劣的诗，经她那么一朗诵，还真够味儿。这声音搅得他心潮澎湃，一宿没睡安稳，半夜爬起来，给那位名叫吴琼娜的写了封感谢信。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总不能让人家一个姑娘替自己瞎忙乎。

吴琼娜同志：

你的朗诵，我认真听了两遍，激动之情难以言状。你的朗诵使我的诗增色不少。我很满意，并谨表我诚挚的谢意！

苏捷

苏捷也没料到，爱情的种子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给播种下了。在暮春一个宁静得不能再宁静得夜晚，他宿舍的门理所当然地被人推开了，走进来的就是那个吴琼娜。她光彩照人，就



跟她在舞台上一样，顿使苏捷的单人宿舍蓬荜生辉，春意盎然。

“我叫吴琼娜，市话剧团的演员，”她操练着舞台上的标准音，“你就是诗人苏捷吧？”

她张嘴冠他以诗人，他不禁手忙脚乱了。

没等他认可，她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。说他这地方如何如何难找，如何山重水复疑无路，她是怎样费尽周折，曲里拐弯地来到他这柳暗花明又一村的；还不等他说话，她老熟人相识似的直通通地问：“你们局里没给你房子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如实交待。

“看来你不是什么官儿，就跟我一样寒酸。”

苏捷梗了梗脖子，终究没敢报出他刑警队长的头衔，屈尊俯就，跟她小演员平起平坐。苏捷很知足，他知道这个城市里有许多大男大女们结婚连房子还捞不到，只有逢到星期日，才夫妻相约去旅馆里包个房间，过过性生活。八十年代中期，房子还没有商品化，大家几乎都住得挤挤巴巴，公职人员大多耗着单位分公房，很少有人买得起私房，更别说高档公寓，但似乎谁也没怎么感到窘迫。人人都这样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

眨眼间，吴琼娜把苏捷又矮又窄的小屋的各个犄角旮旯巡视了一遍，这房子跟老城区所有普通民房一个模样，像个封闭的大火柴盒。

“看得出，”吴琼娜眼睛终于回落到苏捷脸上，“你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。”

苏捷没敢否认，笑了笑，显得很拘谨。

“跟我一样，”她好像总爱拿他跟她比。“哎，你怎么傻站着，坐呀！”

苏捷扯过一把硬板凳，乖乖地坐下。

“你说我朗诵得好，不是恭维吧？那是你没有听过好的，没听说外国有个作家，念菜单就能让人感动得流泪。我可没那本事，我只会让人流口水。”还是不等苏捷说话，她又问：“看过我演的戏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看来我又碰上个戏盲。”她搬出她的理论，“写诗怎么可以不看戏呢？戏剧是诗歌的家园！”

苏捷仍是笑笑。

“你也说话嘛，别让我一人唱独角戏。”

“我说什么呢？”

“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呗。说说你的诗也行。”

苏捷哑口无言。

“你一点不像写诗的，怎么没点激情？”

“写诗不光需要激情，它还需要冷静。”

“这话还有点水平。”琼娜不无揶揄地说，“好啦，我还有别的事，咱们以后再聊。”

她从兜里捏出两张戏票，放到他桌上。

“这是今晚的话剧票，你如果有女朋友就带上一块儿去。我在这出戏里扮演一个无聊的配角，欢迎你光临指导。”

那晚，吴琼娜在舞台上演出时，看到台下坐着苏捷和一个大胡子男人。她心里轻舒一口气：他是一个单纯的单身汉。

## (2)

他和她就这么认识了，很有些戏剧性。

苏捷身上的确有男子汉潜在的魅力，那就是他大地般沉稳而踏实的性格。恰恰是这些，让吴琼娜确切地感到一种依

靠，一种姑娘从未经经验过的成熟男子所给予的依靠；凭借这种依靠，她可以找到从那些花拳绣腿的男人身上得不到的东西。除此，他英武峻悍的外表，真正男子汉才有的宽阔而厚实的胸怀，也磁石般深深吸引着她。她觉得他那宽阔厚实的胸怀，就是她这只孤单的小船，可终身停靠的最安全最可依赖的港湾。况且，他还会写诗，身处一个文学的时代，诗人总是让人崇敬的。故而，吴琼娜一开始就紧紧盯住这个最理想的迷人目标，并决计紧紧抓住不放。

她直截了当地向苏捷提出了要求，那是在她第二次光顾他的小屋的时候：“能和我交个朋友吗？”

“交朋友？”

当她直截了当地说出这话时，他一下惊怔住了，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。可见她一脸的郑重其事，知道她不是开玩笑。他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。

她略略一怔：“怎么，你害怕我？”

女人总爱夸大自己的力量，她们总以为很容易地就能征服自己所爱的人，就像在自己笼中轻易地抓住一只心爱的小鸟。女人自认为强大，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金色鸟笼，可以将心爱的男人圈在这笼里，由她们好好地饲养。

他一笑，仍未置一词。

她有些不悦，“你总不至于看不上我吧？”

“不，你很快就会觉得我是个乏味的人。”

她立时上了犟劲，噘着嘴说：“我就喜欢乏味的人。”

他定定地瞅了她好一会儿，笑笑地说：“那你就试试吧。”

顺理成章，她觉得他进了她的鸟笼。紧接着，就有了他和她后来的两次约会，都是她约的他。

对于她前两次的约会，苏捷曾在日记里留下文字记录，那

是一首纪实的小诗，他习惯于用诗歌的形式作日记。

公园长椅底下的绿叶打着旋儿  
告诉我，春雨迷人的那天夜晚  
远处树影中摇曳的路灯  
曾温柔地舔着她和我的脸  
所有话语，所有的话语  
都让给细雨让给海潮  
默默的我，默默的她  
默默的还有那把碎花尼龙伞

这是他和她前两次在海滨公园约会情景的真实写照。

前两次还真这样，他规规矩矩，丝毫没敢碰她，也没想碰她；她想碰碰他却没敢，他们一直那样傻傻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一任细雨吹打，愣愣地比着赛呆着。她还真受得了他。

说实在的，他和她“交朋友”的关系就这么一直寡味地、默无声息地进行和发展，丝毫没有突破性的进展。然而，时至今日，随着火灼灼的夏天的翩然光临，他和她都不知不觉地、神差鬼使般地向着热恋阶段靠拢。

他刚刚打给她的约会电话就是明证。

### (3)

今天下午他补休。

他脱去警服，细心地把它撑在塑料衣架上，挑到杖杆一头吊起，随后从衣柜里翻出那件前不久在百货商场买来的质地粗糙的薄西装，匆匆套上，对着墙上悬着的方镜左扯扯右拽拽。

“嗨，打扮得这么帅！”

一声牛吼传进屋来，老刑警徐一森晃晃地走进来。

徐一森是刑警队的元老派，自恃资历深，见多识广，在办案上又有那么三拳两脚的，摸爬滚打扛得住，且性情耿介，为人率直，故而他无论到那儿，都登堂入室如进家院，时时显出一副大大咧咧的派头。他惯常生活散漫，加上生就满脸丰茂茁壮的络腮胡子，平素又绝少修剃，一任胡子们自由发展，队里刑警们有时私下戏称他“徐克思”。

“怎么，又有人送戏票来了，”徐一森细眯着的小眼，仿佛苏捷的一切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似的。“能赏我一张吗？”

“哪来那么多戏票，你白看一回还不过瘾啊！”

“嘿，怕我当第三者啊。你瞧我这张老脸，谁能看得上。”

“你有事？”

“没有事就不兴来串串门。”

徐一森在屋里左瞄瞄右看看，像是勘察现场。

“有事就说，我还等着出去。”

“好，不能误了你的好事。你那本《犯罪心理学》借我瞧瞧。”徐一森咧嘴笑笑，“知识更新嘛，不然真像你说的，要老化喽！”

苏捷从自制书架上抽出那本《犯罪心理学》，递给了他，说：“爱惜点。”

“知道，”徐一森将书夹到腋下，“要爱书如命，绝不会让我儿子给当甩炮的。”

“对了，老徐，明天的夜校，你给大伙讲讲怎样勘察现场吧。”

刑警队新分来批警察，苏捷为此办起了夜校，旨在为那帮初出茅庐的新刑警们补补课，也算是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。

“我？你别开玩笑。”

“老刑警了，还怕人呀！”

他们一块儿出了间巷纵横交织的老城居民区，因局里住房紧张，上面只好让不少警察租民房住在这里。像徐一森那样在公安上混了几十年的老警察，不久前才捞到一个单元住。苏捷仍住在这拥挤不堪的居民区，他不想为几间房子，跟局里同事闹得脸红脖子粗的。再说，他一个单身汉在老城区住惯了，上班抄近路也不远，他不想挪窝。这儿比喧哗的宿舍楼要清静多了。

徐一森和苏捷分了手，抄近路回局里去了。苏捷赶到新老城分界口，从那儿挤上弥漫着浓烈的男女汗臭的公共汽车，晃晃地倒了两次车，才大汗淋漓地来到位于新城东郊的海滨公园。他朝公园售票口里扔进一张皱巴巴的毛票，窗内一位涂着浓如猪血般口红的姑娘，懒洋洋地撕给他一张门票，那怏怏的神情就如都市公厕里卖粗手纸的老太太。

进了大门，他朝公园内那充满温情和爱意的雕像走去。

夏季刚到，海滨公园里的游人多如牛毛，芸芸众生们熙熙攘攘，就如乡间赶庙会一般。游人中大多是来这儿吊膀子谈情说爱的，成双成对。他们或肆无忌惮地相依相偎，臭汗混流，拿出生死相恋的架式，或一颦一笑地连袂而行，暗送秋波，极尽风骚，全然不顾老年游客的胃口。

难怪人称海滨公园是A市的“恋爱角”，这儿的的确是恋人们的天堂。

然而，进到公园之后，苏捷突然后悔了，他怎么大白天选了这么一个俗不可耐的地方约会。虽说前两次琼娜约他也是在这个海滨公园，可那是在夜晚，月朗风清，海潮阵阵，恋人们都躲在草丛树影喁喁私语，偷偷地动作，极富诗情画意。

《走，看海去》的塑像到了。塑像旁躺着的那张长椅，早被一对恋人捷足先登，这会儿他们正双双眉目传情，卿卿我我谈得热火朝天。

苏捷抬腕看看表，恰好时钟已到约会时间，分秒不差。他眼睛急惶惶在附近搜索开来——看来她人还没到。

“喂，呆子，我在这儿呢！”

苏捷闻声急转，见琼娜正倚着雕像背后冲他眯着诡秘的黑眼，显然她早就来到这儿。他一笑，走了过去。

“还是刑警呢，”琼娜白他一眼，“眼睛一点不抓人。”

苏捷笑一笑，有时他总是以浅浅的笑表示他的无言。

“可是你约我的，倒让我先来等你，这不公平。”

苏捷指指表：“我准时到的。”

“你应该先来才对，上两次都是我等你，这次你约我，还让我等你呀！”

“下次我等你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吧。”

“是该换个地方，这儿都成了婚姻介绍所了。”

“你看去哪儿？”

“咱们去海滩。”

他和她朝海滩走去。吴琼娜抢上一步，用手挎住他胳膊，如热恋情人。苏捷停下，瞅瞅她的纤纤素手，皱了皱眉，轻声说：“让人瞧见不好。”

“哟，别假正经！一个大男人还怪那个的，你又没穿警服。”

吴琼娜执拗地又将手朝他胳膊里伸伸，歪着脸儿，挑衅地看着他。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两人挽臂走向海滩。

海滨公园和翡翠湾海滨几乎浑然一体，形成一条弯弯的弧线，勾勒出翡翠湾半个优美如画的圆，遥遥望去，宛如啃去一半的绿色透明的松花蛋。白色的沙滩上点缀着各式各样的蘑菇状的阳伞，花花绿绿的一片。海滩上熙来攘往的男女们，穿着各种花色的泳衣斑驳陆离，袒着大腿露着胸脯，在浅海里追逐嬉闹，搅得满世界一片喧哗。有穿比基尼泳衣的女人，摆出奇形怪状的媚态，张扬着丰腴的肉感，冲朝她们拍照的男人挤眉弄眼。还有几位会讨巧算计的绘画爱好者，无需贴钱给模特儿，在这儿偷偷临摹起女人形体，眼睛不时朝女人雪白丰满的大腿处张望。

“美不美？”琼娜歪着头问苏捷。

苏捷装模作样，“什么美不美？”

“女人的形体呗。”

苏捷口讷，憋了憋，说：“不美！”

“哼，”琼娜撇撇嘴，“伪君子！”

苏捷转过脸：“男人的形体呢？”

“真正的男人汉形体都是美的！”

“美在哪儿？”

“雄健！”

苏捷默然一笑。

“我才不像你，孔夫子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苏捷面色赧然。

“孔夫子！”琼娜毫不示弱。

俩人僵住。默然。

“难道你让我上这儿来，就为了晒鱼干啊！”

琼娜打破沉默的氛围。她怕他沉默。

“你说还干什么？”



“游泳。”

苏捷盯住她：“你会吗？”

琼娜嘴一歪：“你当我是旱鸭子？”

说过，她就脱起连衣裙。苏捷笑笑，跟着脱起上衣，刚刚解开扣子，他突然停下手，“算了。”

“怎么，不敢比试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承认。他是不想和吴琼娜的关系进展太快。这样，他会把握不住自己。

“那好，你给我拿着衣服，到那边海滩等我。”

她剥去连衣裙，光剩下背心和运动裤衩，像只褪光毛的鸡。她将连衣裙揉成一团，塞到他怀里，嘴一撇：“还刑警呢，胆小鬼！”